

自從軍公教的福利政策問題浮現了以後，各界忽然開始比較了起來，誰的福利比我好，就是敵人。尤其是勞工與公部門之間的矛盾被建立，甚至是公部門內部開始自我清算，就連開了第一槍的立委也無法倖免於難，被戲稱為「9 A 立委」之後，只好刪減無明確法源依據的相關經費，但是從事件爆發以來，對於軍公教質疑的聲浪，卻不太一樣，由一開始的無法源依據到後來要求軍公教要共體時艱，乍看之下，兩者似乎都有其道理，但是長遠來看，對於台灣社會保險制度、經濟發展，無法形成穩定的成長，甚至造成停滯或衰退。

### 「軍公教福利制度的形成與現況」

在過去那個政治封閉的時代，人民對於政治不容置喙，也無從插手，政府壟斷了政治上所有的權力，當然也掌握了制度面的決定權，使得政府容易藉著制度便宜行事；在當時來說，軍公教確實是較為弱勢的一群，薪酬幾乎不能夠滿足生活，再加上政府的財政拮据，無法拿出大筆的現金負擔退休金，於是乎出現了 18% 的優惠利率補貼，許多獨厚的福利制度，在相同的背景之下紛紛出現。

由於當時軍公教先天體質的劣勢，在經由國家給與其奶水後，才得以勉強與其他社會上勞動條件達到持平，但是經過了三、四十年後的今天，這些補充其不足的福利措施，卻變相的成為了軍公教的特權；在這裡，我們要問兩個問題：當初的制度，其實不符合民主的程序，在當今民主化的台灣，是否還能適用？在軍公教與一般勞工的勞動條件已經翻轉的現在，到底是誰需要國家的奶水？

我認為軍公教斷奶的時候到了，但是我所謂的斷奶並不是削減他們目前的福利，而是要換一套方式自給自足，另一方面，對於現在轉為弱勢的勞工階層也要給予協助；近幾年來的經濟衰退，也使得軍公教成為眾矢之的，更荒謬的是，大家以為只要要求軍公教把錢吐出來，台灣的經濟就會變好，事實上，就算台灣的軍公教都學習美國紐約市長，僅收取年薪一塊美金，也無法為台灣的經濟提供長遠的幫助。

如果拿台灣與國際上其他的國家比較，台灣軍公教的福利額度仍有一段差距，所以我並不同義削減軍公教的福利，相反的，台灣的其他福利政策應該要以軍公教為典範，試圖全面達到一個合理的水平；就這方面，我們或許可以借鏡美國，經濟議題在此次美國總統大選格外關鍵「財政懸崖」成為兩組候選人最頭痛的問題，甫當選的歐巴馬，公開表示要課徵富人稅，以紓解目前的財政困境；台灣到目前為止仍不考慮增稅，且政策方向錯誤，台灣的福利政策遠遠不及其他國家，所以政府首要的考量應當是如何開闢財源，而不是使福利政策繼續退步，歐巴馬的做法固然會經過一段陣痛期，但對國內經濟才能有長遠的助益。

### 「分配正義與世代正義」

我們這一代所要背負的，不僅僅是使台灣繼續前進的義務，更要扛起上一個世代交付予我們的「責任」。

台灣政府的思維過於短淺，總是在解決問題的時候，追求立竿見影的效果，自認為已經把問題解決了，實則把問題繼續留給下一代；受到高齡化與少子化的影響，台灣若未有健全的社會福利措施，年輕的一輩將會難以度日，現今的軍公教退休福利制度，大半的財源仍依賴國家公庫的支出，但是這一群人，卻對公庫的貢獻少於一般勞工，這種「領得多，繳得少」扭曲的情況，需要被改變，站在分配正義的角度上來看，軍公教的問題是個案，不應該塑造軍公教與勞工之間的鬥爭，更需要被重視的是世代間的公平，甚至是資方與勞方的重分配，前者可以是目標，而後者則是手段，再透過建立公平的社會福利制度，而能達到均富。

上一代必須負起他們的責任，否則同樣的困境就會不斷的重蹈覆轍，而且一次比一次沉重；台灣害怕步入其他福利國家的後塵，所以想著刪減社會福利預算，就可以保全財政，但是如果我們比較一下他國的稅制，就可以發現，台灣的賦稅基礎，遠不足其他福利國家；以羅爾斯的觀點來看：最弱勢的人必須要獲得最大化的利益，目前台灣卻反其道而行，不敢對既有利益者課稅，並且持續的剝削弱勢，就我對馬政府上任以來的觀察，每一次政策的急轉彎，都挾著強大的民意壓力，政府習慣性的短線操作，缺乏宏觀的考量，不僅無法解決問題，也造了更大的危機。

作者洪紹恩(東海人間工作坊 幹部)